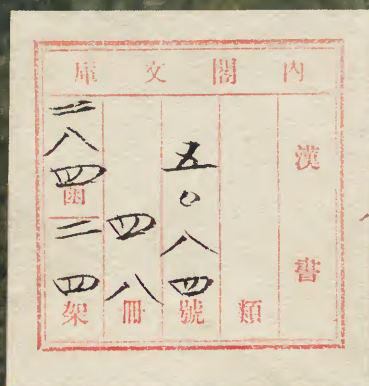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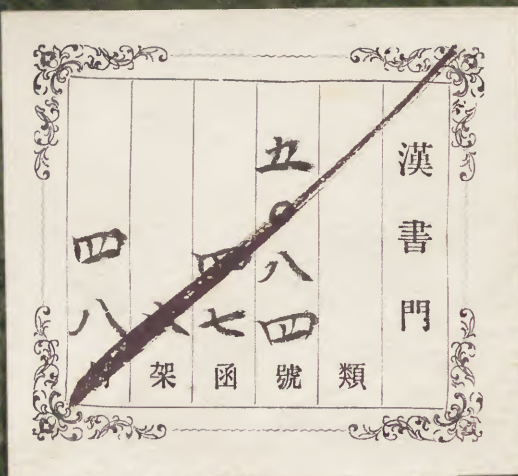


綱鑑易知錄

宋

八十三之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84
冊數	48 (44)	
函號	284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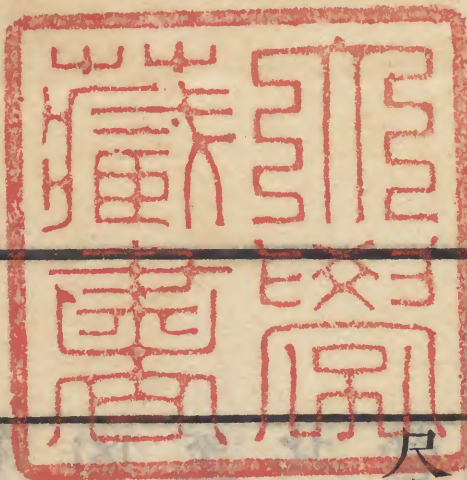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三

淺草文庫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孝宗皇帝

綱甲申二年金大定四年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

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

綱鑑易知錄

卷八三 宋孝宗

張浚視師
金軍退

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綱：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目：湯思退陰謀去浚，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城上望樓也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見上卷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見上卷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乃詔浚行。上卷視巡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

張浚忠義
素著

以守泗州。凡要害見上卷之地，皆築城堡，增置江淮戰艦。咸上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脇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見上卷契丹遼本號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吸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
靜軒周氏曰：張浚銳志殄敵之事，可貫金石。至今年以爲凜凜然非忠義素著，何以得此綱目？以去年夏書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五月書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至此又書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逼至此，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張浚。

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張浚有功於宋若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綱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目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

論浚跋扈見二五且費國不貲量也浚乃請解督府

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

師保信節度治山東濟南府德州使判福州今福建福州府左司諫陳

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祝不當使去

國皆坐罷綱秋七月洪遵罷綱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

成也綱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目浚既

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

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

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閒吾荷兩朝厚恩

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

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

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今江西饒州府

餘干縣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枸舉曰吾嘗相國不

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

葬我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足矣數日而薨贈太保後帝

思浚忠加贈太師諡忠獻

張浚有社稷大功五

魏杞使金

呂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儲嗣之議誅范瓊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却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彬岐溝之敗其喪師蹙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一眚而註音曹彬見六五卷十三曹過也掩其大德乎左傳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綱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綱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目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

魏勝淮陽之敗

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魏見二九卷八與魏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見三一卷九而後為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不聽綱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綱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乃以楊存中為同都督綱冬十月賀允中罷綱詔輔臣晚對便殿目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閒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於治綱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于淮陽敗績死之楚州

陷。目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勝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淮水在江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在江南淮安府清河縣以犯楚州即安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屬鳳陽府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經也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去

魏勝死節

聲

張觀等伏闕上書

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綱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綱湯思退以罪竄永州今湖廣永州府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今湖廣永州府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鈎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等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虞允文等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今江西廣信府聞之憂悸而死綱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

綱周葵罷。十二月。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主剛中簽書院事。

綱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春正月。召楊存中還。罷都督府

以存中爲寧遠路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綱二月。陳康伯卒。

綱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主剛中同知樞密院事。

魏杞正敵國禮而還

綱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金館伴張恭愈以國

書稱大宋。賜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

奮起。人人有敵愾。見七八卷四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

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金元

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綱夏六月。王剛中卒。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綱秋八

月。立鄧王惻。奇爲皇太子。大赦。惻帝長子。綱虞允文罷。以

洪适參知政事。葉顥簽書樞密院事。綱錢端禮罷。太

惻夫人端禮女也。不得已引嫌奉祠。綱九月。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

十二月。以洪适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汪澈爲樞密使。葉顥參知政事。

綱丙戌二年。金大定六年。春三月。洪适罷。以魏杞同知

樞密院。夏四月。汪澈罷。五月。葉顥罷。以魏杞參知

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費簽書院事綱秋
八月林安宅免。冬十一月寧遠昭慶節度使楊存
中卒。十二月以葉頤知樞密院事。綱以葉頤魏杞
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
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先是帝猶鞠戲蹋鞠之戲
見十四卷九又將遊獵白石後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
唐敬穆以爲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
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是命。綱置制國用司以
宰相領之。言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

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
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
帶同知。

綱丁亥三年。

金大定七年

春二月出龍大淵爲浙東

治紹興府

總管會觀爲福建總管。

中書舍人洪邁論之也。

綱以虞允文知

樞密院事。

綱

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

帝成服於後苑

綱夏五

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璘剛勇喜大

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

聲亞於玠卒贈太師諡武順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

三駟之法

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此孫武子戰國時孫臏也。史記孫子謂田忌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息矣。尋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綱六月。皇后夏氏崩。諡安。綱秋七月。太子愔卒。諡曰綱。冬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園丘。雷葉顒魏杞免。以郊祀而雷出非時也。綱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拱同知樞密院事。珙自湖南召還。初

劉珙知高帝

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虞書達四聰。言廣四方之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而左右私昵。聲。昵。親近也。商書官不及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

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

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於帝。觀劉珙告孝宗之言。則知自漢

以來。知高帝之深者。無如珙也。

綱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春二月。以蔣芾爲尚書右僕射。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以王炎簽書樞密院事。**綱**秋。

八月。劉珙罷。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其奉詔按視

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珙乞

罷琪。忤帝意。遂罷琪。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畱之。

不聽。**綱**冬十月。起復蔣芾爲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

大閱茅灘

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許之。**綱**大閱

於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略。命三司合教爲三

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綱**十二

月。召建寧。今福建建寧府。布衣魏掞。鹽上聲。之以爲太學錄。目

掞之師胡憲。見上卷七。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召赴行

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爲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

邪正爲要。詔除太學錄。時將釋奠。見四十二卷十。孔子。掞之

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

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

措置兩淮
屯田

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為台州。今浙江台州府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綱已丑五年。金大定九年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目陳俊

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猝渡兵。

恐不及事。請於揚州。今江南揚州府和州。今江南和州各屯三萬

人。預為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

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

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

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見七十六卷十四之患。其兩淮諸郡

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

碎壁。舉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

見上必爭之地。待敵至而後決戰。使民各守其城。相

為犄角。見七十六卷二五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

然竟為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綱

二月。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罷制國用司。綱以

王炎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炎

代之。陳俊卿薦允文綱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

代之。陳俊卿薦允文綱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

陳俊卿諫
騎射

朝旨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懾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綱以虞允文爲樞密使。綱秋八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綱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

材館錄

水銀浮金
鳧魚

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州牧郡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綱庚寅六年金大定十年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綱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奏砌也，結石池，以水銀浮金鳧符。鳧。水鳥如鴨於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志民錢，錢二百

萬爲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見上卷九然水銀實非買應辰家也。**綱**五月。陳浚卿罷。目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向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見上卷二上陞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綱**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目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

禮蓋泛使也。紹興高宗年號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意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搢插也。謂插笏於帶間也。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標標標也。起之。成大屹銀入聲。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

范成大
節而歸

二事皆無
成功

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去聲再成界河山而如舊兼絨函也音遽至指今河南河洛今河南府洛陽縣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櫬也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名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

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

南軒老成謀國

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廣觀南軒告孝宗之言。可謂老成謀國。深切時病。而事出萬全。者也。孝宗不此之慮。而遽爾請求陵寢。其失自可見矣。
綱以梁克家參知政事。綱冬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輦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

家法遠過漢唐作敬天圖

爾國葬之。
綱辛卯七年。金大定十一年。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曰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綱帝作敬天圖。曰。帝謂輔臣曰。無逸。周書篇名。見三卷六。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綱二月立恭

越次立光宗

孝宗教子之法明

王惇為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惇為魏王。莊文太子卒。慶王惇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惇為魏王。判寧國府。屬江南。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禮記篇名。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焯吞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廣前書作敬天圖以義見孝宗脩身之道。著繼書立太子而擇多士以薰陶之。以見孝宗教子之法明。脩身教子兩得其道。則孝宗之心庶乎無愧矣。厥後光宗不能克遵父訓。而以逆道自處。其得罪於乃父也。多矣。**綱**三月。金葬欽宗。

張拭諫用張說

皇帝於鞏洛之原。品一**綱**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目**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拭。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官官執政。徽宗朝童貫。自京黼。蔡京。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拭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綱**夏四月。詔皇太子領臨安尹。**綱**五月。起復劉

劉琨辭起復疏

琨為荆襄宣撫使。琨固辭不起。固琨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見六十卷十六音註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禁閉也。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

手疏別奏

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見二卷第九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匈奴。掃穴。在反掌閒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

劉珙聖賢之徒

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升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為寢前詔義廣陳聖王之學於孝宗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今觀其手疏之言則知其才識之高遠也非聖賢之徒其孰能之
綱秋七月加王炎樞密使
綱壬辰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二月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為之並兼樞密使尋又省侍中令之官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綱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同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栻知袁州今江西袁州府栻在朝僅一年名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

四賢詩

抑僥倖屏丙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義廣進賢退不肖今允文進張說之不肖而退張栻之賢者則顯倒是非矣其如相業何嗚呼允文所行若此則有虧於何之事業矣詩云靡不有綱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初鮮克有終君子戒焉
綱罷侍御史李衡等四人
綱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詔敕也帝詔翰林學士王曠炎上聲草制權給事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
綱以曾懷參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
綱秋七月以曾覲為武泰節度使
綱罷虞允文為四川

宣撫使。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覲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
綱癸巳九年。金大定十三年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夏伏鄭聞簽書院事。綱冬十月。梁克家罷。以曾懷爲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夏同知院事。十二月。沈夏罷。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綱甲午。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允文卒。贈太傅諡忠肅命綱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憲罷。以衡代之。綱秋八月。張說免。帝廉知其欺罔也綱以楊倓談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鄭聞卒。十一月。以龔茂良參知政事。楊倓罷。曾懷罷。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綱十二月。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以沈夏爲四川宣撫使。
綱乙未二年。金大定十五年夏六月。以沈夏同知樞密院事。

金設學養士

朱子不應
改官之命

罷四川宣撫使。秋八月。以左司諫湯邦彥為金國
申議使。九月。葉衡罷。綱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忠諫
簡綱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綱丙申三年。金大定十六年夏四月。金始命京府設學養士。
綱六月。召朱熹為祕書郎。不至。綱先是陳俊卿劉珙
薦熹為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
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見上崇
道觀。貫至是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祕書郎。熹以
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

講求荒政

奏復白鹿
洞書院

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
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見上冲佑觀。史浩復薦熹知
南康軍。治江西南康府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
政。多所全活。閒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
白鹿洞書院。白鹿洞在南康府城西北廬山五老峰
養一白鹿。以自娛。故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名書院。自南唐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
是陵寢之。綱秋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
書院事。冬十月。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綱丁酉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春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綱

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

綱戊戌五年。金大定十八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

司母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明發廓然請禁安石之說得矣請禁程子

謝廓然未能盡愛惡之道

以六經聖賢為師。未聞頤之學。有外於六經聖賢者。乎廓然知愛惡而未盡愛惡。目未幾。祕書郎趙彥

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

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

矣。而別為洛學。程氏學也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

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

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綱三月。李彥穎罷。

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

參知政事。綱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目時曾覲

王抃。便甘昇。便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

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今福建興化府赴建康。今江寧府

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

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乾道六年俊卿罷判福州見都城穀

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

陳俊卿過闕入對

李顯忠父
子破家殉國

大夫奔覲。扑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綱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事。綱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卒。綱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見八十三卷。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見上卷。又為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卒諡忠襄。綱多十一

朱子疏略

月。史浩罷。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

綱已亥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夏。

早。

詔求直言。

綱知南康軍。

見上

朱熹上疏。其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

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平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

張栻諸儒
倡首

吾道益孤

鹽廣鳴呼。文公一疏。切於時病。深中孝宗之膏肓也。義孝宗讀之大怒。是何護疾忌醫之甚邪。噫。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豈獨文公哉。

綱庚子七年。金大定二十年春二月。魏王愷卒。諡惠憲。二子

綱右文殿脩撰張栻卒。發張栻得道學之正傳。為諸

平易其忠君愛國之誠。瀕死不忘是誠。曰栻病且死。不負所學者矣。故卒而具官深予之也。

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

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歎

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

浚深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

聖門有人

希顏錄

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拭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拭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拭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拭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

朱子之學
銖積寸累
而成
論語孟子
說
太極圖說
洙泗言仁
錄

曾覲。覲舉手欲揖。拭急掩其牕。擣。陵。隔子也。覲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拭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字。張。拭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拭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見七。一。說。洙泗言仁錄。洙水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卷十五。說。洙泗言仁錄。即洙水分流。洙水出兗州府泗水縣。經曲阜界。禮檀弓上篇。曾子謂子夏。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子夏所居。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嘗言曰。學莫先。

南軒先生

周必大
時詞臣之冠

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去聲而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綱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目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雖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學以開洛
為宗

念憶渙然
冰釋

綱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胡銓卒。諡忠簡。綱辛丑八年。金大定二年。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夷簡。見卷二二。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見卷七六。始居婺州。見卷六。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開洛。渠先洛。二程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生載洛。子。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卜急。躁疾。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之言。忽覺平時念憶渙然。冰釋。朱熹常言學如伯恭。祖謙字。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易繫辭上。傳。夫易開。

東萊先生

物成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
以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
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閩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
行于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綱八月趙雄罷綱以王
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且淮
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
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
人綱九月錢良臣罷綱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于諸路且浙東治紹興府大饑王

募商蠲征

朱子行其所學

淮薦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
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
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輳集
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丙徒從所至人不
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是引去所部肅然凡政
有不便於民者悉釐治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
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
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
猷閣熹言乾道孝宗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

朱子社倉

倉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
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
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現儲米三千一百石
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俗作耗米三升以故
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血詔下其法於
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
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
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
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

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溼惡不實還
者有罰。

綱壬寅九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

夏六月謝廓然卒

秋七月

以李彥穎參知政事

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

丞相並兼樞密使

綱以朱熹爲江西提刑熹辭不拜

目朱熹行

上聲巡視也

部至台

今浙江台州府

知州唐仲友爲其

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婣家

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

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

朱子論唐仲友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三

宋孝宗

二十六

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

靜軒周氏曰君子知有王法而不知有權勢知其君而不知有其身唐仲友乃王淮同里且為婣家孰不以宰相之姻而避嫌乎朱子執法不容上章力論王淮既匿其情而又論之不巳由是奪其新命以授朱熹君子豈可以貨取乎故力辭不拜遂乞奉祠嗚呼是知君子立心介然獨立罔肯自貶以同流俗求其舍義而巳矣豈以權勢之故而易吾之所守哉

綱癸卯十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

院事李彥穎罷綱以黃洽為御史中丞目洽為中

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擯均上撫職拾故

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

不欺何用
求福報

陳賈謂禁
道學

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洽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綱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目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感其說淮又以大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

尤袤諫斥
道學

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
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
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
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
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
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
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
學士院尤袤茂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於帝曰。
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

進讀陸贄
奏議

以設教。近立此名。詆即訾毀也士君子。故臨財不苟
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
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
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
盛世所宜有。願徇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怪
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眞僞
相亂。綱秋八月。以施師點黃洽參知政事。
綱丙午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夏五月。宴講臣于祕書省。
目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三 宋孝宗 二

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去聲曰。自古人主讀書

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帝

陳後主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

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乞

難去聲。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閒不容髮

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綱賜處

士郭雍號頤正先生。目雍之先洛陽人。父忠孝。師事

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

洽州。今湖廣荊州府夷陵州。乾道孝宗中守臣薦於朝。召不起。

每事以德宗為戒
頤正先生
兼山先生

日月五星
聚軫

帝稔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

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

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綱秋閏七月。以留

正簽書樞密院事。綱八月。日月五星聚軫。義建隆間。聚奎未有書。日月五星聚軫者。日月五星聚軫其異

甚矣。在不脩綱目則為嘉祥。綱目既脩則為災異。不

踰年而太上皇崩。以致國家之大變。則異豈有虛生者乎。綱冬十一月。梁克家罷

綱丁未十四年。金大定二春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

相。施師點知樞密院事。秋八月。以留正參知政事

綱九月。太上皇有疾。冬十月。帝罷朝侍疾。赦綱太上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三 宋孝宗 二

孝宗致喪三年

自我作古

皇崩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曰太上皇崩帝號慟辟踊。見四十四卷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見二十九卷魏孝文。見三十三卷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質布色白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見四十九卷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於是詔曰。大行。見三十三卷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綱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曰左諭

大理寺奏獄空

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耐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德。綱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發綱目不書大理寺獄空而出於臣下之籠蔽非真有是事明矣綱目書此非予之也實所以罪當時之意云綱戊申十五年。金大定十八年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曰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

平生所學
惟此四字

以補闕拾遺爲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
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綱施師點
罷。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三月。葬永
思陵。綱夏五月。王淮罷。綱六月。以朱熹爲兵部郎官。
未上。而罷貶侍郎林栗。知泉州。目王淮罷。周必大薦
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
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
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
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

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
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
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壅
闕。通果人欲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
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
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
志矣。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
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
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見卷六。不合。遂論

林栗論朱熹

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見同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出栗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府。

胡晉臣首劾林栗

朱子投匭進封事

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綱秋七月。恩平王璩見上卷卒。帝友愛甚至。每名璩內宴。呼以官而不名。賜予無算。卒。追封信王。綱冬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綱熹既歸。投匭。見四卷十五進封事。密奏也。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億敗精勞心。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

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
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脩撰奉祠
綱已酉十六年金大定十九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
金主雍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
見上尹又以爲右丞相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
知政事之體至是卽位追號雍曰世宗允恭曰顯宗
母徒單氏爲太后○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卽
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
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

小堯舜

稱小堯舜綱黃洽罷綱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
王藺齊參知政事葛邲彌同知樞密院事目帝自高
宗崩卽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
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
壽宮高宗所居宮也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高宗年號傳位親
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太后之朝爲意
而進必大爲首相綱蕭燧罷綱二月帝傳位于太子
太子卽位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
后爲壽聖皇太后太赦先是更德壽宮爲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帝傳位太

皇甫坦識
李后

子遂素服退綱立皇后李氏目后安陽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人慶遠今廣西慶遠府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性妒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綱三月。廢補闕拾遺官。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不聽綱夏五月。以王藺知樞密院。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事綱周必大罷目初何澹與必大厚。為司業。久不遷。畱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為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三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光宗皇帝

皇帝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尋立爲太子。
四十受禪。遭后悍妒。亟欲立子。驚憂得疾。上不能致孝親。父下不能顯傳嗣子。及親之喪。不能執禮。一旦仆地。大臣從權擁立嗣子。間居五載。與妒后俱亡。光宗眞萬世之罪人也。

綱庚戌光宗皇帝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春正月朔帝

本朝學術
最爲近古

朝壽皇于重華宮。綱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
譏議道學者。目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
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
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
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
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俱真宗年號之間。道臻皇極。見七卷
十治保太和。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易乾卦象傳保合太和。至於慶歷嘉
祐。俱仁宗年號盛矣。不幸而壞。怪於熙豐。熙寧元豐俱神宗年號之
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哲宗年號君子起而

救之。紹聖元符。俱哲宗年號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崇

觀。崇寧大觀俱徽宗年號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

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

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

陛下卽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

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

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

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謗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

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求爲皇極之主。使是非

由此而定。公論由此而明。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憩息也。音契。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金華府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人也。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

王介廷試策

譏少沮

劉光祖風一掃

雲間張氏曰。嗚呼。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非道學。則三綱淪九法斁。幾於禽獸。非人也。也。天非日星。則晷刻亡五行滅。均於杳冥。非天也。也是知人不可無道。猶天之不可無日星也。互古迄今。何嘗有熄間。有誣妄。祇毀之者。譬諸陰霾毒霧。蔽於頃刻。一遇飄風。則掃滅殆盡。曾何損於日星之明哉。是以王淮陳賈林栗輩。以狗鼠之見。大擁一陰霾。劇施毒霧。而蔽之。未幾卒遇光祖。飄風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臣敢以為文公頌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臣敢以為文公頌。

綱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偁。見二之長子也。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綱秋。

七月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蘭爲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王蘭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

綱辛亥二年。

金明昌二年。

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后殺

貴妃黃氏。翌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圉初

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

諫

三宮。

壽皇及帝并后也。

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構得良藥。欲因帝

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

蛤

藥一大丸。

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觀藥實有。

心銜。

憾也。

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

不許。后曰。妾六禮。

見卷十五

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

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

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

緩也。

手。宮中覩

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

同盆

於帝。啓之則

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

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

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旣聞貴妃卒。又值此變。

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

光宗不朝
壽皇
李后悍妒

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綱壬子三年。金明昌三年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

朝重華不果

宮。不果行。目帝自有疾。重華溫清。見四三卷二之禮。以及

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

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扣

頭引裾。居。衣。後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

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綱夏四月。以丘宗

爲四川制置使。目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吳玠吳璘後也

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

吳家軍

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

丘宗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利州安撫使。○

一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

定諸軍。許之。綱六月。以陳騏。遼同知樞密院事。目騏

陳騏疏皆切時病

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

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

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

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於

帝始朝重華宮

時病。綱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目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冬至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
袤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
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祝嗣秀王伯圭調
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
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綱是歲諸路大水。
綱癸丑四年。金明昌四年春三月。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騤
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綱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喜談
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俊。志

錢塘城可
灌

存經濟。隆興孝宗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見上
之永康。今金華府永康縣益力學著書。嘗圖還視錢塘。今杭州府錢塘縣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
臨安治也耳。淳熙孝宗中。更耕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
事。因言錢塘非駐蹕見六十六卷十二之所。壽皇赫然震動。召
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
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
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為社稷開
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厲志讀書。

陳亮學推
王通

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見卷二十五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眇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上，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雌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蒞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

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閒。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今江南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綱利州見上安撫使吳挺卒，丘密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綱六月，胡晉臣卒。目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醒。見卷二溫清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乃心沃朕心注

啓開也。沃灌既也。啓乃心者。開其心。剴切。彌縫。綢繆。軫而無隱。沃朕心者。澆我心而厭飲也。密人無知者。綱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綱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目帝制於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促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傅良趣進引帝。

謝深甫勸
朝重華宮

陳傅良趣
進引帝

裾。見上。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之。傅良痛哭於庭。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脩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祕書郎彭龜年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內侍押班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一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往朝。綱十二月。夏主仁孝

夏尊孔子
爲文宣帝

十二時中
莫欺自己

卒。子純佑立。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於禁中。親爲訓導。尊孔子爲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祐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綱以朱熹知潭州。今湖廣長沙府。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綱甲寅五年。金明昌五年。春正月。壽皇有疾。綱葛邲罷。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常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綱金購求遺書。綱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

帝與后幸
玉津園

疾重。華宮不從。目自壽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府在杭州城南。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閒諫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閒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譏。讀也。怨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見雖有此心。

彭龜年伏地扣額

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祝
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慙奏階砌
也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過
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池墀階上也曲致忠懇臣子
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
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帝復辭以
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起居郎兼中
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
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閒之罪請逐

之綱五月壽皇疾大漸

見五八卷三一

詔嘉王擴問疾重華

宮目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

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見上

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

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

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

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

入宮禁乎點引辛毗

皮事

三國魏曹不黃初元年十

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飢侍中辛毗極以謝彭龜

諫不怒入內毗隨引其裾不乃徙其半

綱鑑易知錄

宋光宗

十

羅點引辛毗事以謝

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綱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畱正等詣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且壽皇崩年六十八趙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晨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畱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玠居請壽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奏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禮太后許之綱

畱正伴什於庭

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綱秋七月畱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且尚書左選郎官葉適言於畱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什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

臨朝什地

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綱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卽位。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目留正旣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如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祝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稿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乃遣知閣蛤門事韓侂託胄。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遂巡將退。內侍

趙汝愚請立嘉王

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且云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畱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去聲陳騤。余端禮。亟命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時將禪祭。除服也翌日。甲子。羣臣入。嘉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見二三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旣有御筆。相

汝愚擬太
后指揮

天子以安
社稷定國
家為孝

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眾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尋

汝愚之力

詔即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雲間張氏曰。嗚呼逆惇父疾不問。安父崩不成服。惟婦言是用。動輒稱疾。既云有疾。何與虐后招搖玉津乎。跡其所為。大逆不道。且五霸之君。尚以誅不孝為盟。當時金人若興。問罪之師。則宋人蕞爾之國。其能保有乎。汝愚貴戚之卿也。此舉得矣。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綱立皇后韓氏。皇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冑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綱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綱名畱。正赴都堂視事。目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

正復相

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為吏部侍郎。而正復相。綱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以陳騤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綱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閣門事。韓侂胄汝州防禦使。綱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閒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

徐誼遠識

寧宗首舉大儒

須尋天下第一等人

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歛望。怨望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綱貶內侍陳源等十人。侍御史章穎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斥外。綱八月召朱熹至。以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廣寧宗新服厥命而熹綱目大書曰。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綱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

彭軫年譜
魯莊公不能制其母

魯莊公不能制其母。魯莊公母桓公夫人文姜齊襄公之妹也。按春秋傳桓公十八年公薨于車。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齊人以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作敝笥之詩以刺之。○樂音洛。祿音酌。笥音苟。敝笥篇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齊子歸止其從如雲。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見上名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見上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卽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

行權不失
正之根本

惜名器。見四卷十九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爲陛下憂之。尤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虞書。負罪引慝。言舜自負

其罪自引其慝不敢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
以爲父母之罪慝也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
清定省見上之禮七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
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
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
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
史委之水泉沙礫力之中不報綱增置講讀官從趙
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
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
綱內批罷左丞相畱正韓侂胄浸謀預政數朔詣
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上見日往來之地侂

辦事當論
其心

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攢宮攢孝宗不合侂胄
因閒諫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見上正
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
業稱綱以趙汝愚爲右丞相綱汝愚本倚畱正共事
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
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綱九
月羅點卒綱點孝友端介不爲矯激之行或謂天下
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亦
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

韓侂胄謀去趙汝愚

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綱以京鏗
湯簽書樞密院事。韓侂胄引綱冬十月內批以謝深
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
綱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蛤門事劉燾亦
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
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今廣東省之行。侂胄
愕然。問計。燾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燾
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
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

積誠意以感動帝心

黨劉德秀屬祝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
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
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復疏白汝愚當以厚
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
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
除度知平江府。今江南蘇州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
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俯首去。不得效一言。
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綱閏月內批罷煥章閣
待制兼侍講朱熹。綱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

我冠闊袖
戲帝前

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冑大怒。使優人我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閒閒。乘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冑。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曲禮五十曰耆六十曰耄。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貫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見且拜。帝不省。汝愚因

求罷去。不許。越一日。侂冑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卽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詔敕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駟。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冑益無所忌憚矣。

雲間張氏曰。丞相留正之罷。以內批待制文公之罷。以內批羣姦謝深甫等進。亦以內批。厥後

進侂冑罷龜年亦以內批則知寧宗雖處天位要亦韓氏之厮役耳噫寧宗闇弱而侂冑窮兇極惡如此寧不斬宋之國脈而名玉津之禍乎

罷賢進佞

綱十一月以韓侂冑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葬永阜陵綱十二月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進韓侂冑一官綱侂冑權勢日重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冑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閣門上見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

龜年與郡侂冑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為非是不聽由是侂冑益橫綱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綱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陳騤知樞密院事故稱亦欲為好人邪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閒諫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綱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綱工部尚書趙彥逾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

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第三子。初封嘉王。光宗悖逆。趙汝愚奉太皇太后奉嘉王受內禪。在位三

十年。壽五十七歲而崩。帝謙恭仁儉。始終如一。然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屏斥忠良。玩兵致寇。嘉定以後。金人犯邊。無歲不擾。元起北方。江南危懼。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白虹貫日

綱

乙卯。寧宗皇帝慶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

春正月。白虹貫

日。

見三十九卷十七。

以李沐為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

一網打盡

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祕

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

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

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

學士出知福州。

今福建福州府。

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

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

鄭湜草制

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

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

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兵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四

宋寧宗

二十一

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感，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黹探明也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

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悲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冑之姦。侂冑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

靜軒周氏曰：災異必書，重天變也。白虹者，妖氣所凝。侂冑之謂也。日者，人君之表。寧宗即位，紀元以白虹貫日，以妖氣而侵陽，況當即位紀元之始，其意豈不明且切歟？宋之君臣未見其有憂勤脩省之心，而侂冑小人反挾私忿以相報復。官李沐之奸邪，誣汝愚之謀逆，寧宗不察是非，罷其相位，豈不深可哀哉？汝愚不能制侂冑，而卒爲侂冑所制，誣非臣不密，則失身之驗乎？

綱夏四月，安置太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目祖儉主

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侵韓侂胄。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今廣東韶州府安置。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始改送吉州。今江西吉安府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綱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綱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自宏中與周端朝張衡。道林仲麟

太學生六人伏闕上書

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立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議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福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欽宗年號已然之驗。何堪再見。

六君子

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衛州人。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傳信。州人。天下號為六君子。綱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業汪達等。目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宗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

劉德秀乞
考核真偽

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脩者皆偽耳。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眉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達入劄子辨之。德秀以

達爲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
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
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於朝堂綱加韓侂胄
保寧節度使綱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汝
愚至衡州暴卒目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
人言至是監察御史胡紘宏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
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
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
翼嘉王以素服卽位蓋其
驗也讒者遂以爲罪云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
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今湖廣
永州府安置誼

葉翥知貢
舉

惠州今廣東
惠州府團練副使南安軍今江西
南安府汝愚怡
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
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今湖廣
衡州府病作衡守錢
鏊謀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冤
之計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
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
綱丙辰二年金承安
元年春正月以余端禮京鏜爲左右
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
院事綱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註知貢舉目翥與
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

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

靜軒周氏曰。是時以爲學。斥君子而所用者。皆蠅營狗苟之徒。如以余端禮京鏗爲丞相。謝深甫之爲參政。鄭僑之知樞密。何澹同知院事。葉翥之知貢舉。此皆侂冑之爪牙。其同惡相濟。爲如何哉。天下不治。從可知矣。

綱夏四月。余端禮罷。時韓侂冑擅權。斥正士。端禮鬱鬱不懌。志稱疾求罷。

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目初翥要邊思列疏論僞學。思不從。韓侂冑遂

倪思不從
論僞學

治道在黜
首惡

薦翥而罷思。綱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目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中及中書舍人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冑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該姚愈等上疏力爭。謂以爲不可。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爲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冑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

禁用偽學之黨

畱人過失於心。此皇極見上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廣黃黼言治道在黜首惡其意蓋指姚也薛居州也。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綱八月禁用偽學之黨。綱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搖動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羣邪屏跡。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徽宗四年號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

柴中行自承偽學

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今江西撫州府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綱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嘗擊朱熹。見上也。綱十二月。削祕閣脩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

朱子草封
事數萬言

遇遜之同
人

脫粟飯

隻雞樽酒
未為乏

于道州。目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
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密奏也。數萬言。陳姦邪蔽
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耕進
迭諫。以為必且買古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
遇遜名封之同人名封。熹默然。取橐焚之。遂上奏力辭職
名。詔仍充祕閣脩撰。時臺諫皆韓侂冑所引。洵洵爭
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
於建安。今福建建寧府。熹待學子惟脫粟。纔脫穀而已。飯。遇
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去聲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

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胃然以擊熹。
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娘去聲。章疏乃成。
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摭
職。拾也。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
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
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簞鼓後進。張
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
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妹乞禡奪也。熹職罷祠。其徒
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

此孔孟正脈

季通吾老友

元定於道州屬湖廣永州府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見卷五張氏正蒙見卷六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今建寧府建陽縣西山絕頂忍飢啖淡齋齊上聲菜名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元定字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焉尤哀楊萬里交薦於朝召之不起曾偽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

蔡元定貽書訓諸子

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交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去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鄉名在永州府寧遠縣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

西山先生

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洪範見二大
 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
 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
 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為之折衷
 雲間張氏日文公之罷官季通之竄逐備書於
 冊適足以遺寧宗萬年之臭流朱蔡百世之芳
 然則抑之者乃所以揚之也毀之者
 乃所以譽之也於朱蔡二賢惡何損
 綱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鄭僑罷綱夏閏六月貶
 畱正為光祿卿居之邵州今湖南邵陽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
 入見論畱正共引偽學之罪侂冑大喜即日降旨除

籍偽學五
十九人

三傑右正言正坐貶邵州今湖南邵陽居住綱冬十一月
 太皇太后吳氏崩諡曰憲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
 侍郎黃由屬四川知綿州成都府王沆沆上疏乞置偽學
 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闕陞及刑法廉吏自代
 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偽
 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畱正周必大王藺四人
 為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
 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
 葉適楊芳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

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袁燮
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顥周南吳柔勝李
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
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
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
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
之而擢沈爲利州府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路轉運判官

綱戊午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綱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綱詔嚴僞學之

由實尚書
屈膝執政

禁綱秋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
及之同知院事目及之爲吏部尚書詔事韓侂胄無
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敘其知遇之意衰
遲之失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
值生辰羣公上壽旣畢集及之適後至閣昏人守門
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暫入未及開遂俯低頭僂
笑曲背而綱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賜名曦炎上目帝
未有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昭

太祖九世孫與愿於宮中年六歲矣尋賜名曦封衛

國公綱以趙師昇擇為工部侍郎師昇附韓侂胄

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昇最後至

粟金蒲桃
小架

出小合同曰願獻少果核侂胄啓之乃粟金蒲桃小

架上綴出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

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

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去聲四夫人其十人亦欲

北珠數十
冠

之未有以應也師昇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

人者喜為去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

犬吠叢薄

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閒氣象但欠
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吠叢薄木曰林視之乃師昇
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綱已未五年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

等官韓侂胄使蔡璉誣告趙汝愚等定策時有異謀

綱二月放主管王虛觀貫劉光祖于房州光祖撰

涪州屬四川重慶府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

而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於一時是非

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

茲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見六五居住。綱秋八月。帝

始朝太上皇于壽康宮。義廣書日始者以見前此未嘗

亦猶光宗之於孝宗也。綱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

原郡王。是歲諸州大水。

綱庚申六年。金承安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為左

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綱三月。故祕閣脩撰朱熹

卒。綱熹家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

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

偽學日急。士之繩趨步尺。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

豆飯藜羹

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丙伏丘壑。倚阿巽懦者。

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

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

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戰也。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

年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聚於信

上。信州道上。信州。今江西廣信府。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

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

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

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見七一通書西銘。見七

朱子所著書

朱子所編
次書

二卷 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
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
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
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
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沉輔廣榦之言
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不
過數人而能傳斯道章章較明也著者二人而止
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
孟子而後周敦頤字茂叔程子二程張載號橫子繼其
號濂溪先生

黃榦知言

吾道之託
在此

以弘名齋

統至熹而始著衆以爲知言榦初見熹夜不設榻不
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
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質布色白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
深衣不殊則其被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
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歿榦弟子曰盛編禮著書講論
經理朝夕不倦卒贈朝奉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
弘毅之語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
訪燔俟有所發乃從而折衷之諸生長服燔嘗曰凡
人不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

隨方到處
及物即功
業

張洽自少
用力於敬

此非聖賢
事業

南來喜得
陳淳

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居家講道。學者宗之。卒贈直華文閣。洽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熹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求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於世。仕終直寶章閣。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今福建漳州府淳請受教。為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及熹沒。淳追

以果名齋

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今福建泉州府安溪縣主簿。方子端敬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恣耳。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沉元定子也。著書傳。

靜軒周氏曰。子朱子發聖人未發之精蘊。集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脩身。安貧樂道。樂則行之。

萬世仰其
餘澤

綱目承其
志

憂則違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卒忌讒邪弗果
大用非朱子之不辜乃宋室之不幸也萬世而
下仰其餘澤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顧
不偉哉是以朱子之屈於一時正所以伸於後
世豈若凡卉之流
春榮而秋瘁耶
雲間張氏曰抑考寧宗之初嘗召文公為煥章
閣待制兼侍講韓侂胄欲攻偽學以內批罷之
今綱目於其卒也何不以是官書而書曰故祕
閣脩撰蓋孝宗朝嘗以文公為崇政殿說書文
公辭不至因以祕閣脩撰奉祠然則綱目不書
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而書曰故祕閣脩撰者承
其志也

綱夏六月太上皇后李氏崩諡曰懿綱許及之罷綱秋

七月以陳自强簽書樞密院事自強韓侂胄童子師也綱八月

太上皇崩年五十綱京鏐卒鏐奉行韓侂胄風旨又

學之名鏐綱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

配祖泰于欽州牢城見上祖泰祖儉見上從弟也性疏

達尚氣誼論世事無所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

泰語去聲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鉗口我雖無位

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

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見五三上書論韓侂胄

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

恃以為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

呂祖泰請
誅韓侂胄
疏略

學之禁。遂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强。侂冑童稚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云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嘉王邸也。邸見四八卷四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見十二卷之親。果有筠乎。侂冑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冑。師旦。筠而逐。罷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爾。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

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

屬廣東廣州府

右諫議大夫程

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

預聞

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

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

擊。墨刑。在面。

竄之遠方。乃杖祖泰

一百。配欽州。

屬廣東廉州府

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

身悟朝廷。了無懼色。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

端自周必大。宜加紬

黜

削。遂貶必大為少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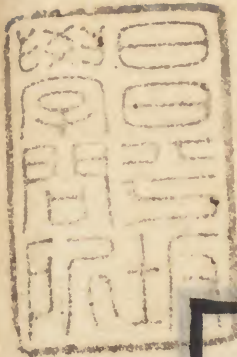
月。加韓侂冑太傅。

十一月。皇后韓氏崩。

諡曰恭淑

綱十

二月。葬永崇陵。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四

新刊納本

嘉慶壬午

新刊易知錄

卷八四

三十一

